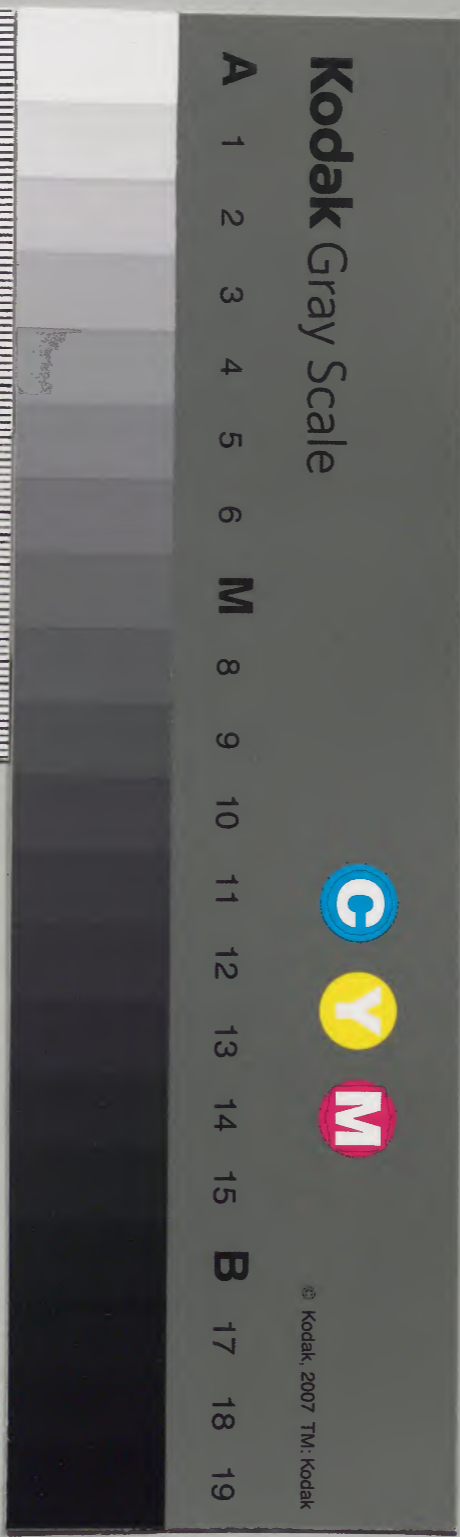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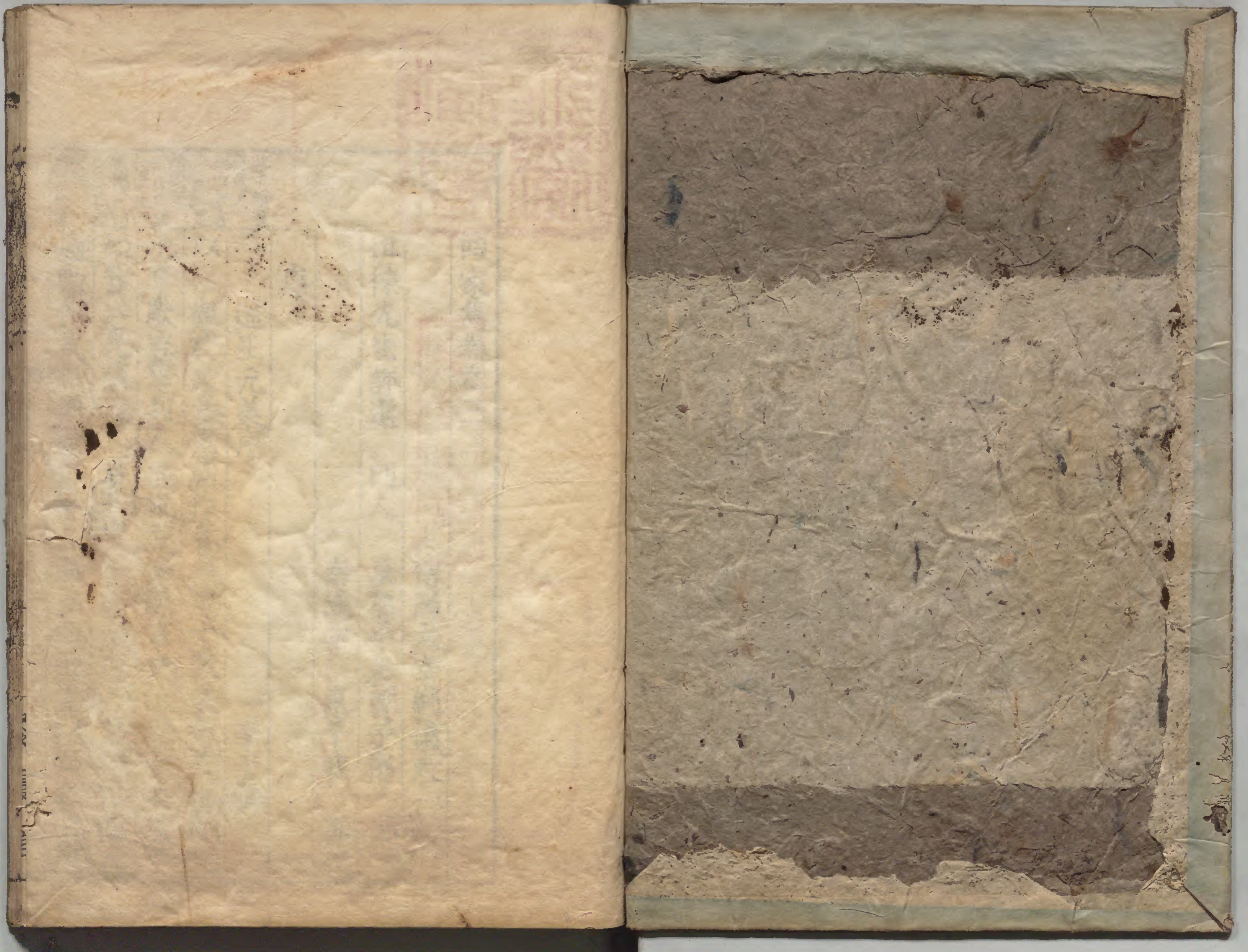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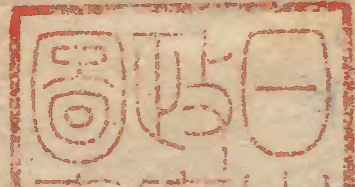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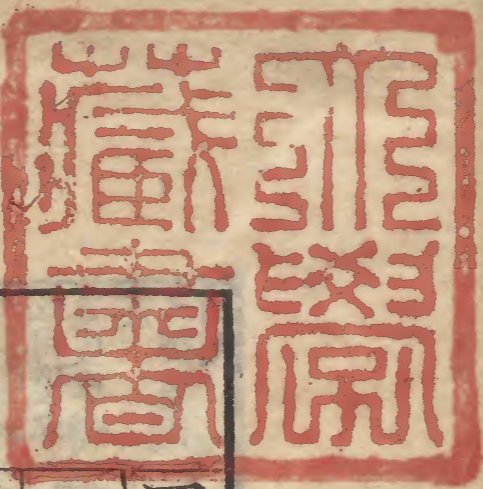
四家集

五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8526
冊數	12 ( 5 )
函號	207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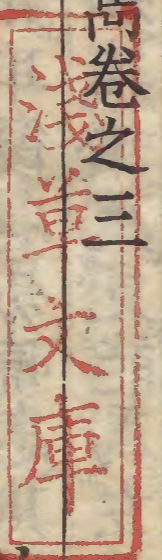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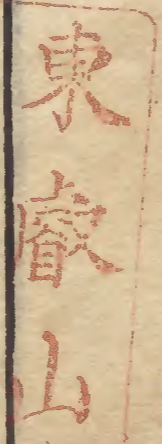


此于鱗最  
得意文  
起以獻吉  
與晉江昆  
陵對起  
上止此日  
於世此日  
家傳戶誦  
以見其從  
者衆  
再拈理字

四家集卷之三



信陽太宰純德夫



徂徠先生評選

門人

東都平義質子彬

同校

南總守

惠子迪

再校

序

送王元美序

李于鱗

以余觀於文章國朝作者無慮十數家稱於世即北  
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  
如晉江昆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  
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

四家集卷之三 序

辭字以見  
彼我之別  
左丘明司  
馬遷化上  
古字以下  
故同以下  
結上以下  
此段說所  
以家傳戶  
誦之故  
再括古字  
此何異管  
作一十八  
譬喻盡妙  
世儒之弊  
在嚮利上  
以才不及  
此以嚮利  
故用復字  
是虛字轉  
處  
又括左氏  
司馬

載為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故同  
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學  
士乃唯眾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沈藝苑真偽  
相含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塗之群  
瞽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累累載路稱培塿則  
皆橋足不下稱汗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  
不自施者乎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世  
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  
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  
不自知其非及見能為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

培塿小阜



又猥以管  
到何難焉  
三十九字  
中間用且  
字又字作  
此段說然  
入題古文  
辭乃爾  
名譽微一  
身之業終  
兩層說  
援古  
繳  
此段言已  
與元美為  
真知音以  
反應二段  
三段意  
又括獻吉

便於時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  
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戶誦則一人又何難焉誠使  
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比名量譽誠不能以一人一日  
遽奪其終身之見而輒勝天下風靡之士文章之道  
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莫途遠且  
彼奚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蟲傳火不疑  
於日非虛語也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為元美道余及  
元美見余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為余稍  
益近之即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論  
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為己且余結髮而屬辭

又括左氏司馬

少年乃顧愈益知余掩映四段

此段齊魯言已吳越言元美作兩股結亦無柳法所

以名世自許以超乘替元美暗有所至不

結又括獻吉燦爛奪人

比事今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  
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蓋五年於此  
少年多時時言余元美不問也曰世貞奈何乃從諸  
賢大夫知李生乎自是之後少年乃顧愈益知余齊  
魯之間其於文學雖天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卽  
關洛諸世家亦皆漸由培植竢諸王者故五百年一  
名世出猶爲多也吳越黜兵火詩書藏於闕闕卽後  
生學士無不操槩然等濫不可區別超乘而上是爲  
難爾故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乎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諸郡序

李于鱗

日視要之其度針處此一段是敘事全篇用齊

元美所爲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則貴人

側自矣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

竣事且入致命于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璽書治青

州部兵事焉攀龍曰青州故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

無不吹竽鼓瑟鬪雞走犬六博蹋鞠者乎臨淄之途

豈猶無不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乎

有之然利不在上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與其

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

也斯禦戎翟衛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

以鞭箠使矣今其民見以爲無不吹竽鼓瑟鬪雞走

序

此下二段再分提上段二大句一則用之于首一則用之于尾疊用六有司者字勢如轉丸

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子弟亡賴少年爾不采金於山即煮鹽于海矣輕杆厲禁恣睢辟僥往往內交亡命傾身為急仇家不解白刃以視與其逮於法也不如聽於豪是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即為有司者所知微欲持其陰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中猾以下猶姑逋逃佯以示遜殺有司之怒而其大者不挾眾負固即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奈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丞唯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卻如曳

分中猾大猾詳盡事情猾即豪

疊用奈何卒能字

此段只是上段大猾

數街如畫韓柳諸家豈有此妙設對下二上四如字不得對下二對中間却掉一單句是法又括豪字縣官即上賴官利此段承上段所言似可以為兵者而為其不可以為兵也又提有司者字三括三尋之丞妙甚既籍為兵故用汝字責之

風雨其搏秘如組亦如掉蝟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堵墻而進矢疾不得加劍鈎不得接不竦尺符捷於烽火三尋之丞若鄧林矣然則今日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豪為政也縣官豈有賴焉王于興師則占籍自偷不著同袍之義有司者一一治賦即又狡憤而起坐索輜重裹糧于橐人歲不饜百緡高秋徵戍攬市以行漁陽之野何多韞韋之跗注君子也三尋之丞十五相構傳以章幟寢處其間釋冰而游爰喪其馬不知獫狁受賑天子之鐘鼓寔式靈之汝何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

此段亦上  
權分作二  
段耳君子  
字汝字皆  
用上  
司者字豪  
此段却入  
元美再用  
上諸段語  
以應之

上段中猶  
是客大猶  
是主故此  
只言大者

人島夷偽遁委以禦貨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  
唯以汝為功又不佞以勤縣官而怯於公戰即有豪  
實應且憎以慚我有司我有司豈願有問也語曰虧  
之若月靡之若熱元美若能臨淄之民無不吹竽  
鼓瑟鬪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山  
煮鹽于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若  
是采金于山煮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為善乎鄉也無  
以異為善乎家以為罷士伍而輕扞厲禁恣睢辟倪  
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  
復若曰為勞幾何而歲且饑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

徵成應上  
第五六段

此段只是  
結再拈鞭並  
使冠令即豪  
為政  
應篇首貴  
人側目結

子相善詩  
故以詩立  
論而以為  
不可為有  
所不為兩  
端為言理  
到之言亦  
妙者

使暴子第亡賴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而歎也其若  
徵成以勤天子何何以春秋高枕自愉快也夾谷之  
會魯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木一日可鞭筮使青州  
矣何可使冠令也不然元美狙喜自用焉某安能知  
之某所以知者元美有績以間執諸貴人繫不食夫  
我者爾

送宗子相序

李于鱗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  
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為也久之梁生往南海  
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

第三段是  
主意

萬古一事  
提得高

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有所不為也哉子  
相蓋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  
山而麒麟為擣杵知言哉所論萬古一事者矣方吾  
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於將迎  
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  
猶且不能自已也而遑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賡歌  
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廷即其次朝不坐燕不與憫時  
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於我而況合契古  
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嘆永

上三段曰  
遑及其他  
曰何所不  
得於我曰  
莫之或知  
皆言在我  
者  
下二段曰  
彼豈輒得  
聞焉曰何  
有於我也  
曰遊大人  
以成名也  
皆言其於  
人者

歌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喻  
於同心其有不反三隅則屏息辟之耳既以強人人  
愈厭既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為與其以不吾知者  
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  
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聞焉是  
則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  
之下聞風而興起是旦莫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  
比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  
雖陸沈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幸  
不可竢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



此段總結上六段而直以又何所可為應篇首二段

此段說歸子相所以去之故末二段是餘波

再拈竭才窮日之力

疑字由第七段生

游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嘆即有永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淡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為乎向吳舍人亦為余言子相於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吏部何憂不即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即世俗之見以竭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久實不窮一日之力謬為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稱列至為稍黠者所窺遂太過矯失不復區別真偽槩天下賢者於是而子相不免於疑則有之爾然豈

二段皆以詩結詩難言也一結乃古文辭妙處

此于鱗文之最明也豐腴易讀

者第一段援黃龔起

全篇主朋友相勉意故用二三兄弟者凡五

豈無智能用非其數伏下案

詩之罪哉直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為矣可以無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李于鱗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愁恨之心也即黃次公為潁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而寬和為名龔少卿為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將安之也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今良二千石猶難之每坐以為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非其數耳方且從旁謂我二三兄弟文辭相矜不達於政雖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世務相牾所居廢亂

第二段言世人譏我輩

第三段言我輩已劫而列舉元美子相明卿宦迹

第四段再拈龔黃以引下段

安在其以經術潤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為一輩而幸我之敗以甘心則何用我二三兄弟為矣往者元美以璽書按察青州諸軍事所部亡命采山煮海之徒長矛距踊之士翕然解散使有司無復沈命坐累之憂子相叅議閩中身在圍城談笑却虜因計偕博士弟子員條上禦倭策宰相至讀不能置即有謁閩中諸軍事者未嘗不曰此策具是矣明卿三黜在去就之間所居稱平似潔似辱我二三兄弟豈為不效哉毋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責務盡卒抵以罔而務不相能即上之臺中省中若建藩陳臬諸執事下之

第五段列舉世人之失即上所謂用非其數者中分四小節古文儷辭

第四小節獨長此是章法變化且所重在茲即上所謂母失賢者意之反

丞尉功曹若縣令長無不相待以為治而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者意而遂願得一切便宜從事也今之良二千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附巧為繫援使游聲譽無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不則惛惛無辯吏緣為姦之提衡之術而病神明之稱上陵之不悛下嘗之不報有則迂闊聖化鹵莽勸課欲治之急還復廢亂危加之愀焉輕省之藐焉過聽偏昵躁不自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闕疑之度不則牽於猜忌馭於嫌疑佯示其求諫之迹而惟恐聽之則彼因以藉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恐昵之則

彼因以賣重若存若亡使長者自沮而利其疏似禮  
 似倨使故舊自遺而坐之怨不知一人聽而萬夫緘  
 口智者不敢也非所昵而姑受其任義者不為也拔  
 綸錯餌迎而吸之不可以得鮪而長者遠矣因緣其  
 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之心於國人也而故舊駭  
 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非無智能  
 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而止因坐以二子為  
 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觀之文辭豈可少乎次  
 公為吏自喜即經術亡益安用從獄中受書矣子與  
 今為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亡當於今之君

再拈第一  
 段語  
 第六段又  
 提黃而言  
 子與已効  
 三用文辭  
 經術字以  
 應第二段

子然業已為之我二三兄弟所恃以厭人之幸我者  
 在是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苦書策稠濁  
 吏事旁午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乎子與既無是四者  
 用非其數而又有以厭人之幸我豈為不効哉余猶  
 識在鉅鹿時子與與元美輒責治鉅鹿狀曰無以國  
 人慮同舍也子相謂余即上績書考功乃鉅鹿太守  
 以殿聞我何以私故人明卿亦謂假令朝廷雜問上  
 計吏爾條對失上意在後叩頭謝我以給事中臨飭  
 左右又何忍見爾於此鉅鹿畿輔也余才出子與下  
 甚遠即無是一二三兄弟左提右挈子與何患焉余既

太守甚苦  
 即第二段  
 所居廢亂  
 者  
 又拈用非  
 其數及効  
 字  
 第七段追  
 言已往事  
 而列舉元  
 美子與子  
 相明卿相  
 勉之言亦  
 所謂母失  
 賢者意者

囹圄牢也  
櫛檻之名  
又囹圄也  
囹圄也言  
領囚禁禦  
也

二三兄弟  
往事而中  
間插入鉅  
鹿云云是  
章法  
第八段同  
上以結  
三用何為  
字如連珠  
此篇叙恤  
刑官之事  
盡其委曲  
如視諸掌  
第一段是  
總叙  
第二段說  
已往下至  
第九段皆  
章甫言

上計子與與元美輩數過勞我何為也行治獄使者  
與明卿信宿我境上何為也元美繼至一日致讞二  
日致飲曰太守何得囹圄如此此子與所知又何為  
也凡以退而考察所行不欲有名實不相應耳今豈  
敢言報子與亦謂子與有意於二三兄弟者如此矣  
送萬郎中章甫讞獄湖廣序 李于鱗  
在大司寇官屬余與章甫為同舍郎旦夕從事舍中  
也今歲天下大讞獄乃章甫得報之楚中則謂余曰  
子以吾聽訟猶人哉即數年於舍中君所知也一切  
造對按簿責之見法輒取奏成於手中視其人與情

第三段言  
楚人喜訟  
以照題

第四段連  
第五段言  
縣令此段  
不平反之  
弊

不甚相遠也楚俗良獄赭衣載道而犴狴盈狎章大  
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鞫者非一吏繫者非  
一日衆人所謂無罪者牽於文致不可得反所謂有  
罪者則其辭又不與罪蒙不徒受賅吏撓法舞文人  
有智愚即文有害辭微意遂隱雖咎絲聽之上觀下  
獲有不可信者矣縣道官重成案不欲覆劾且數代  
去人情寃久不得直則不復樂生自號呼其寃則上  
以為犯已而又被近刑彼知無益於生而且被近刑  
也後有心知其寃指道以明之者且以身無完膚庭  
有尺筮亦彷徨瞿顧不出一語自救也此豈不髡鉗

第五段亦  
縣令之事  
乃淹獄之  
弊

戮囚甚危也豈自愛傷生乎其心以為是固亦將謂  
一成而不可變當無異於它吏者云爾此猶百不有  
一然已足以損吾照覆之明傷吾見牛之仁而況大  
猾元慙一朝殺人則亡命莫索株連蔓及坐罪無辜  
然後從旁圖之莫不以禦人之貨售府辜功百金易  
字千金易辭而或怨家積憤靡於歲月有司姑息久  
繫憚於論報使其終年造佞一夕訊焉則出言而投  
抵獄文之隙兩造不備肆為單辭欺玩厚貌其示人  
辭色且懼且疑詳為錯愕何可復得恃其五聽之術  
如初捕時哉若使各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筭掠定之

第六段言  
知府御史

一乃筆吏足矣烏在其為奉天子德意何能長我王  
國也夫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縣道官猶得各識所  
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  
者猶得移中丞臺治獄御史當報之中丞臺治獄御  
史所不能決猶得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而奉官上  
恩人命至重也司寇使者既出則縣道官二千石官  
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者舉皆往移焉而一切  
復案當報之奏傳律令得可事於天子桔拳坐解圍  
狴立出民以不寃忠愛獲致辟雷雨作解元氣鼓盪  
百物甲坼不亦已媮快勝任乎然有一報不當無論

第七段始  
言恤刑官  
稱職

第八段亦  
恤刑官不  
稱職

再拈責如章以答掠定之第九段言楚事以應第三段而章甫之言止此第十段亦章甫以往之事應第二段

網漏吞舟之魚，卽無罪者，今不得釋，則其獄愈益亡。解時後之人，愈益自嫌，不肯變。縣道官不復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不復讞。中丞臺治獄御史矣。冤者繫。囹圄，苟可以有坐，孰不引頸從桎，縲中日夜望司寇使者至也。我乃各責如舊章，又以笞掠定之，使無有從出之塗哉。且楚自辰沅而南，徭峒之亂，頻年用兵，此竄偷生而無積聚，民散矣。殷王中興，奮伐荆楚，恒以不僭不濫，大監于民。今之臣子，奉惟天子威靈，何可不敬由獄也。余唯都下橫不可問者，莫若親禁軍，其在衛尉，稱貴重臣，卽互相援庇，而豪猾少年多

江海之間亦言楚此文以太守與入朝立論第一段接漢太守事切于魏者以起

所縱舍弗法，章甫與余得就舍中按之也。有父不能字厥子，而遽條不殄者，乃疾厥子而訟欲殺之。會逮則其子自引罪，獄且具，猶若不敢發之。章甫自爰書覆劾其父禽獸行，論誅也。其衛尉益若有讓焉。章甫曰：刑弼教，自正父子始也。及諸中常侍陰託相屬，無不危言恐動。章甫曰：惟官惟來，其罪均也。可謂不畏彊禦矣。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

送魏使君入朝序

李于鱗

昔者漢宣帝以渤海盜賊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也。又徵沈命課累之弊，意甚憂之，選能為渤海者，得龔遂

魏之治行只是解散盜賊無它異政故以此發端第二段說入魏事神靈威武一篇中凡四致意乃送入朝文當如此

第三段入魏治行是

今觀遂之為渤海自農桑外移書罷逐盜賊吏而盜賊解散民以畜積獄訟止息而已無它異政及入朝帝亦曰君何以治渤海冷盜賊不起也蓋已深喜其得入而亦未嘗以他異政望之今天子神靈威武群臣無小大遠邇無弗仰成以效共理日則東郡禦人于貨天子赫然切責疆場諸長吏自二千石以下不能禽制盜賊者意益獨至即吾終歲南奉倭北奉胡豈少諸執事而寧困於役乎是豈乘間竊發之時哉以順甫為濟南郡濟南與東郡一彼一此境相接也亡何而陳氏者實倡亂於淄萊之間淄萊濟南嚴

其議論

嗚卜啖同

邑也順甫言於諸長吏曰某也戍卒窮來歸我不論輸行伍斯置之耳何至使挾廷臣以賣重恐愾中丞臺以介其權罔上以啗下為也何乃懸不可知之功而坐使擁眾以要我輕薄少年業已佩牛帶犢廢其常產吾而無所用之則激為非一為非則分必法而務肆其不逞不底滅絕而不已萬一不弔使者督之勤大役興擊之吾恐沈命課累之弊亡時已矣即吾有所用之方今疆場之臣徧天下不南奉倭北奉胡無以春秋耀吾甲士曾輕薄少年亡命之徒是恃邪何以示天子神靈威武而勸守臣乎諸長吏以為然

第四段正  
其行事

而屬順甫先是順甫奉行諸長吏所置伯格長法甚  
 謹用是微知陳氏與淄萊輕薄少年亡命之徒通飲  
 食借交為姦狀一日召十餘豪勞之曰若等甚苦義  
 不費縣官一錢身裹糧而赴國難吾為若言於諸長  
 吏盡隸若於尺籍倉卒傳檄將按若而數軍實吾恐  
 愆期之誅不得以農時為解矣若豈欲之乎豪相視  
 誓首順甫因廉之間多苟且就焉而視利害為去留  
 者有始為所啗而中怏怏移德之者有少年失計而  
 卒以為易與懼其敗連坐而佯附之者而猶覲食於  
 縣官也及聞順甫義不費縣官一錢而又將隸之籍

衆乃解散  
 不用一逐  
 捕吏是其  
 切於所援  
 龔遂事處  
 第五段粘  
 上段而照  
 第一段

第六段反  
 言亦照第  
 一段以終  
 上五段意  
 第七段以  
 下貼題入  
 朝字凡入  
 朝者其留

其情立窮而衆乃解散然後中丞臺得以尺箠相加  
 遺不用一逐捕吏不移一字書而濟南以安濟南以  
 安斯天子赫然切責東郡者而吾敵王之愾於此其  
 以入朝於天子亦將必曰何以治濟南令盜賊不起  
 也甚稱朕意此不亦順甫得以神靈威武所變化而  
 陳對於陛下而稱長者之時乎向使順甫武健自用  
 卽一日逐捕矚氏宗人三百家而犁求其黨何不可  
 者無亦天子則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而勝之邪  
 順甫何以為解也居則曰今之君子無大小無不朝  
 夕耿光思媚左右皆若不能一日于外者即使久留



朝與還任皆不可知故並言內外再拈共理字  
 內無以效共理而稱上意奈之何一日于外矣而無  
 以制盜賊奉職無狀天子實心輕焉博士雜治不出  
 一語侍中臨飭視入以極何以謂圖天下之事也子  
 有四卦而盜賊不詰何以使民農桑畜積而獄訟止  
 息哉是時也一日不能于朝矣故所患無以稱上意  
 而效共理耳不然何郡之丞若尉歲入賀州縣吏歲  
 上計凡以欲知君父無恙者無已時即所謂問者闕  
 焉不得聞問亦古之人主繾綣臣子之至情今勿論  
 子與於汝南以罷去自阻即邵武孔棘明卿猶若所  
 謂待罪於郡矣然則順甫之業獨在采菽之卒章矣

意  
 離貌又厚  
 繾綣不相  
 繼音牽

三拈共理字第八段亦貼題入朝字順甫是徐吳一輩人故及此

四拈神靈威武以結  
 乎樂只君子天子葵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然後乃  
 今可以觀聖天子神靈威武之大而郡國吏奉職之  
 有入也盛矣哉

送右都御史周公出掌南院序 李于鱗

明制永樂以後南北二京並設百官而南  
 在漢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九卿高第者拜之典正法  
京幾乎開散矣于鱗  
 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至貴倨也國家建官分職以  
之文切于事情毫無低昂學者當玩  
 六卿治相事而左右都御史之設視漢御史大夫無  
第一段援漢證明  
 改焉無論其大者六卿共理天下吾得以紀綱其間  
第二段言御史大夫  
 使斟酌元氣不至災沴陰陽愆伏之變不躬自六卿  
 所治而實與其成功意攝於朝堂之上而郡縣吏莫

沴徒典切  
 陰陽氣亂

第三段言  
都御史

素重臣謂  
都御史

第四段乃  
言南都御  
史

而字上言  
都御史下  
言侍御史

用率字應  
上

第五段插  
入伯安

能欺罔其<sub>レ</sub>次者<sub>レ</sub>即所為侍御之率也其為侍御固皆  
養<sub>レ</sub>抗直於憤激出論議於諫諍以耽視百寮斥逐官  
邪而指其佞諛諛焉權勢之所摧靡若難乎為其上  
此有素重臣厭其<sub>レ</sub>心而後不可為重者也豈猶以謂  
刀筆之吏臣執之如曩時易與哉其在南都為猶外  
也日夜思入就列以近天子耿光而安其位則有不  
傷其左右之慮而諸侍御又以情跡疏逖寡所援附  
輕其優惡之心據職言事無人乎王側不觀望人主  
則忘其忌諱或太銳意不無有害忠厚之風和平之  
體此又可率以意而不可以辭者也今夫王伯安之

第六段因  
伯安而叙  
周往事

第七段言  
南都御史  
事乃開故  
者之功

賢於祖宗以來可不謂功臣哉其在濠庶人之亂與  
所前後撻制諸蠻夷至今威行楚廣間而社稷有其  
利得賜爵為新建伯天下所謂稱於施報之務也大  
難方折而削奪隨之使抱不賞之懼何以勸人臣見  
危授命乎當是時也孰陳力大義以救之用兵科給  
事中犯上怒謫判太倉州者非先生乎余猶及聞朝  
士大夫之言先生之名得伯安而益高至今直聲動  
天下也已復入為少司寇又自言廣中事與伯安所  
以即工有苗時異矣象刑惟明先生益深念焉先生  
今以都御史居南都何如哉踰河而恃舟楫不若聞

震而喪七鬯何則聲所及者大而形者可玩也聖天子方明肅紀綱而朝廷多法家拂士即有悖淫匪彝之臣欲為不善雖能欺謾飭避幸衆人昵不識已於此然不能不畏吾議其後於彼而斂手屏氣顧忌不為也於此不愈重邪先生益歷踏閩廣治人有效其法律在司寇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所謂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稱公實之臣者也

是行也聲所及者為大哉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李于鱗

今天下御史中丞自臺中出開府者無慮數十所矣

又用重字  
應上  
第八段又  
述周往事  
閩廣司寇  
皆應上  
却將聲所  
及結之以  
完上言閑  
散者功  
能言無可  
言者可謂  
古今能言

之士唯一  
人耳

第一段歷  
舉它開府  
用三不字

第二段正  
說督河而  
言無可建  
功者

用而字粘  
上段起文  
勢如建瓴

再歷舉它  
開府四事  
顧上

第三段更  
歷舉督河

越在四境非北事胡即南絀越其不事胡絀於越者宗人大藩仰給縣官橫不可治不則盜賊亡賴依阻山澤弄兵自喜不則挾持左道動搖衆心不知所為此視之胡若越未亂而有其形矣而公方且督淮揚以北四部刺史大司空水部七使者行治河則天子壁馬寔式靈之瀕河吏卒無伐買薪石之費大興人徒之勞由淮揚以北數千里漕具如故江南數十郡之芻粟日銜鱸而至也不北事胡而南絀越無宗人大藩仰給之擾盜賊弄兵之憂左道動搖不知所為之慮歲滿且拱手遷去矣無已而欲有所為則有餘

泉魚列切

之無可建  
功者  
疊用四不  
可字

用拱手遷  
去字小繳  
而反照上  
第四段言  
王之才能  
上三者而  
見其非才  
之罪也不  
言左道動  
搖一事者

以浸漑上潰其防令百姓引水饗其利不可也使數  
千里多就渠用注填闕之水漑澤鹵之地自疏水力  
雖使為沃野猶之陸漕不可也使民芟牧其棄地而  
聽其所為自弛其禁瀦而不洩則曲障川以逆水勢  
雖有少府稍入不可也三者以利民然且不可公雖  
不拱手遷去不能矣余入關中益聞公嘗分泉潼水  
上備它盜得商洛山巨寇黃守矩者數十人格殺之  
及見公坐計陝以西緣邊四大中丞幕府軍士事胡  
者歲數百萬轉相餉也是年虜大入上郡以軍士食  
給亡所掠去又及見公與右史大梁李君計宗人在

以道所無  
畧之

又歷舉它  
開府四事  
以顧上  
又用不可  
字  
第五段正  
言王之當  
建功者

如讀賦

朝那占種民田不為輸租縣官者殆萬頃議請上以  
其所不輸租筭如祿使自入因著為籍得田萬頃云  
此以事胡越而填撫宗藩虞盜賊不知所為者之變  
何不可者而以公督治河固以為自臺中出開府者  
猶之有人哉唯是天子作新明堂而治明年春屬受  
計之期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益執玉帛者萬國焉  
掄材使者乘傳出西南夷得因巴蜀吏幣物致其君  
長而喻以天子德意使下所伐材木杉柚預章鬱結  
輪困長者竟數畝大者蔽兕象其液如凝膏其理如  
夏石据据疆疆由瞿唐而望荆門蕩若垂天之雲被

杉師衙切  
柵柵同

第六段具  
言王之不  
可以不建  
功于此就  
結  
疊用四乎  
字勢如奔  
馬  
又提不可  
字  
又提拱手  
遷去結  
此專以羅  
摩薦為主

江流而下也明堂工師操繩墨而南望天子日夜思  
咏斯干之雅誠下詔切責掄材使者公豈可謂非吾  
所敢知由淮揚以北數千里秋水豈多有所休息於  
汗澤令可導為漕者乎游波有皓昧而離常流者乎  
隄防有潰寫不厚蓄者乎何以令水力相積負大而  
不膠使杉柵豫章猶之杭輦者乎四部刺史司空七  
使者奉職行水以為非公不可爾公豈能為先尚書  
禮奉使馬湖時杉柵自行公所能為者有河可行杉  
柵而已是又非公可拱手遷去時也

送大叅羅公虞臣之山西序

李于鱗

第一段叙  
其嘗比郡  
而相知以  
為辱薦張  
本  
一枯長者  
字

第二段言  
其託朱公

蓋余既補順德太守至則公為大名理官矣邢魏諸  
郡交輒比肩有事一臺不啻兄弟蓋二年公率受署  
往視順德太守治狀未嘗不如大名太守治狀也蓋  
曰與其發擿中員程傷大體寧使伏於長者之誼取  
自致耳是時也真定大名廣平皆得公以先後之而  
薦書歲下某亦卒用遷去則趙子都所歎誠令廣漢  
兼治二輔直差易耳不然視治順德狀如治大名哉  
公由是亦以卓異聞世宗皇帝召為大宗伯諸郎尋  
改諸郎大冢宰余方病免歸自三秦也又三年今大  
司空朱公以山東都御史遷去謂余編在四境乃度

第三段如  
怪訝以自  
謙

第四段言  
其與已同  
臭味

父老而辱薦書焉其後都御史若御史諸公在山東者薦書以為常益數年今上改元大舉士于廷也余遂起家按察浙中益猶尚以朱公朱公重臣也往視朱公然後知公實託不佞於朱公推轂自此始顧不佞治狀無聞業已自廢公在冢宰秉銓受計蓋又數年閱人徧天下凡老成之謀王斷國宿儒之昭曠遠學循吏之奇節雅行陳力就列輩出門下方以媮媮余之治狀無聞公所習焉業已自廢得以為解何拳拳乎舍彼取此而託以其所未效姑試為之者乎是時也公自小宰上中大夫報績詣御史大夫府贊謁

豈其然乎  
以其與向  
言者異故  
怪之乃下  
文唯變所  
適張本

果哉未之  
難矣自貶  
之辭亦下  
文張本  
第五段叙  
其往事反  
覆論之以  
歸於唯變  
所適  
再拈長者  
字  
三拈長者

不名與御史大夫廷爭之疏從令甲之舊而卒得天  
下稱古遺直豈其然乎輩出門下者紛如其未已而  
不以自媮媮乃不使硜硜自好引病以免闔門高枕  
為智者首乎勸一諷百又豈謂贊謁不名與未嘗至  
偃之室類也而私之乎然而果哉未之難矣公弱冠  
以二戴氏禮舉進士高第為郡理官即長者之誼自  
命顧冢宰諸郎須滿遷去於九卿猶掇之耳奈何御  
史大夫執憲轂下乃與抗而廷爭必欲得請以犯其  
所必怙而不復恤成寵凡有以自見焉不敢猗違自  
謾也由太常出按察旋復醞藉自養持臬如長者不

字

第六段証以己所見亦應篇首比郡相知

意四枯長者

第七段入題以結

第八段餘波

此篇列叙其官迹而

數月山東都御史又輒以卓異聞唯變所適豈為介

帶內外哉逆順之際賢者難之余見公精神折衝其本疆矣發擿以理斯黠者飾避之矣即余觀之長者之誼取自致又終託焉而私之凡不失其為故也既余以憂免公又以山西叅政輒遷去愍然若將旦夕懈慢而負之者公之遇余功意俱美哉因為紀列以識不忘如此若乃山西三晉地董安于尹鐸之烈存焉公方督諸道轉餉吏實邊為天子一方保障經術有之非一子所敢望者云

送右都御史太倉王公總督薊遼序

以某日斷之大似傳

體

第一段

二若字三者字是法

第二段

第三段

疊句公多用此法

李于鱗

公既以御史按楚中先御史所為按楚中者猶是其履載路囹圄成市也則為聽在大辟當報之若未當者成將遣若未隸尺籍者徒未送者凡千人一旦論出之委桎梏被地矣屬有司生計公實視諸生得江夏吳國倫諸生高策也已而按順天諸郡得候者言虜狀古北口塞下伏牛馬谿谷中者數所邊吏皆自謂亡害公曰不然京師視此猶宇下即一旦烏舉度障內如景不可復搏不可復搏寇且自深後事禦之則是以前千里之師為一日之任也不如聞上乃疏請

第四段

固京師召集郡國入援兵徵於便地移檄順天諸郡  
 光期以畜息入保而身獨馳之通州虜蓋昏而傳焉  
 而公攔然授兵登陴矣天子由是知公名乃擢為僉  
 都御史督治餉通州遂堞通州而巖邑之南以成路  
 之聚焉以貳通州豈謂無它縣亦為是足以扼虜津  
 梁之上示有難急也上凡再賜金幣大將軍鸞既挾  
 上諸將皆以兵屬而制虜無狀恐朝廷誅已乃時時  
 來恐喝公即餉不治不足肉矣而餉乃無不治大將  
 軍亦自謂不意也亡論郡國兵日集京師仰芻粟如  
 橐中即郡國若諸將兵嚮虜戰却無常處飛輓及之

第五段

第六段

畫筆

大將軍卒不能出一語為蠱尾虜退尋移公山東即  
 虜至旦夕召公也而東南長吏事倭日嚴閩粵濱海  
 數千里各以疆場一彼一此乃復移公督閩粵公既  
 至則出行寇曰是其形不可使其相及也江南之卒  
 被甲冒胄比其什伍以會戰賊乃推結徒程一人奮  
 戟以趨敵苟可薄我跣踣而至探前跌後足間踰尋  
 此地利也不如浮海扼之草岸而望賊方舟為拒我  
 軍大當援兵自負彼雖有衆無以措險即銜艦而守  
 亦使瀕海無露國列檣如雉矣遂大具艦募處州卒  
 鼓之數破賊斬首虜千餘級凡五獻捷上皆賜金幣



第七段

加於通州時已而又進公副都御史移治雲中者踰  
 亦復以功遷兵部右侍郎俄進左侍郎督薊遼諸軍  
 虜又至古北口塞下即一馬不敢入矣是歲也進右  
 都御史兼如故朝廷得專奉東南云某曰始虜入時  
 以走通州在公後即不得南下公之智應烽火而身  
 獨馳之通州也其智若插羽也即不守通州於京師  
 何異取諸其懷而予之及公督薊遼諸軍虜又至乃  
 一馬不敢入塞是稱一日之任矣今坐論之臣滿朝  
 廷言治道可謂盡之然而天下方用兵北構於胡則  
 以公南絙於越則以公者不獨人才有能不能也公

第八段已  
下如贊

第九段

第十段

徙成名於天下豈為苟去哉刑部君為某言往過  
 薊見家君治士捷於枹鼓身乘障虜所不至必斥之  
 吏日上功幕府也則已翼亮大臣矣刑部君公長子  
 也名世貞

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應召還朝序

李于鱗

此篇叙河  
 功具盡委  
 曲如躬臨  
 其役  
 第一段叙  
 事

先是河塞新集而南流以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  
 徙矣運道無所出縣官仰東南粟歲數百萬不得從  
 漕土蓋中外洶洶焉是時公方從少冢宰遷大司寇  
 之南都也先帝輒為止之改守今官屬使治河矣公

第二段叙  
難者之言

至行河則奏言新河事而明年新河成南陽至留城  
百四十里入舊河至境山五十里而運道復出江南  
粟數百萬更得從漕上亡何有為上言治三河口六  
狀者疑不與公新河也以爲河所從來建瓴萬里并  
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秦溝一川兼受數河之任  
恐不溢而北則溢而東耳長隄一潰運道沙淤不饜  
不止抵極而反西南泛沛與魚臺若爲壑無已時幸  
故道滅未久可求又其處易浚不如從上原開支河  
淤以分流殺水力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佐舊河便  
新河三難不可爲也公既得議以水之利害河誠欲

第三段叙  
難者之言

言  
甚  
枯暴泄之

枯沙淤

不治而已

得其大它

可次第舉

者一篇骨

子

枯兼受數

河之任

枯暴泄

枯沙淤

枯抵極而

反

暴泄之甚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所爲

卽出自徐州南而二洪又且生慶忌今幸出秦溝秦

溝適直境山南五里則是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

大唯是爲務它可次第舉者秦溝雖兼受數河之任

猶爲束隘之而益其疾也河流疾則能自刮除束隘

之則後推前以致于二洪勢不踰淮放海而不已暴

泄何患焉夏秋水猥盛雖時潰而東北沙淤洊落泛

淺力微視其自索抵極而反亦在新河西隄外昭陽

湖受之以休息若所謂勿與水爭者獨何言爲壑今

所欲開支河在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凡

二百五十餘里須創作濶廣若干丈即有河形如郭  
 貫樓至龍溝滅未久稱易浚又盡沙淤先臣有言撮  
 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河之所舍寧能強之即求得  
 故道又何以異未復之前而移魚沛之害還蕭陽也  
 兩河皆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懷地出水上雖隆之天  
 力可從施誰能築虛倡予和汝而欲自託於水也無  
 已則橫隄抵之使舍曠而就隘以迫阨其性不可矣  
 且安得數十里成隄舉以置其間由華而東而入秦  
 溝而河自道也以觀水勢跳出沙上欲居之久矣不  
 如因之以合經義治水有決河浚川而無隄防壅塞  
 引經義

拈魚沛  
 設論破之

之文俾得併力下流以事秦溝而增卑倍薄兼事西  
 隄重為魚沛之防如是則上不傷天子昏墊之懷而  
 江南粟常得從新河漕上矣及上報可而西隄亦成  
 是役也因高為濶黃流辟之汙渠交委而本水自足  
 其著者在新河某曰國家運道業以與河相直矣河  
 獨非水哉善用河者因而利之耳出秦溝直境山以  
 致于二洪踰淮放海豈一日乎而忘東南秦溝既導  
 濁河數倍下流已闊無復壅理即溢而東北湖休息  
 之東以長隄新河自足是為不治而已得其大計定  
 焉而它可次第舉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其智焉匪  
 第四段乃  
 于麟之言  
 發明朱公  
 之說  
 因而利之  
 是所以發  
 明朱公之  
 言也  
 拈已得其  
 大它可次  
 第舉  
 匪天作之

圖以下破難者之言

第五段詳朱公所不盡言者

第六段連第七段說朱公所以堅持其議之故

天作之圖而必欲復國家二百年之運道業以與河相直而倖必爭之利以嘗不可並行之害貽非常憂必不然矣河入秦溝者什九而馬家橋西隄復成均之引水出小浮橋而秦溝去橋止三十餘里運道已便斯龐家屯所不必開先是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道又徑易漕度可省十日上介有河形土不疏惡勢又可因為沙薛兩河力又可陂澤之而効節宣大臣之於國家見謂利害私竊念之猶曰天作之漕不然奉詔使行河費不訾作亡益而無尺寸功偷得不憚勞任事之名且為新河中廢地以徼人主見謂識微

第七段

又拈因而利之之道

第八段貼題中入朝字

第九段叙已所以作結叙之故以

慮遠備非常者而苟無後咎餘責雖踵興大役復故道何不可者然而國家大命利害懸絕大臣舉事當為後法善乎開新河不盡棄舊河引安流不盡排黃流之為言乎所謂善用河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嫌固自持議與眾破壞浚論便宜相難極也苟得其大彊直自用安所恤哉今且入見上言水之利害與所以治河狀報敬承之績以贊人安圖永賴勿但曰先帝式靈之而已是役也拊綏貞作有若都御史姜公臨飭藝略有若監察御史羅公共濟底平而與議利害天子所嘗報可者乃命某以備論之如此云

此篇具悉  
羌虜情如

畫  
第一段叙

河西巡撫  
所以異它

者以為議  
論之本

第二段舉  
時事為案

再用何字  
第三段發

二難

再用何字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李于鱗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東起武威而  
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邊匈奴西控諸番而南  
制湟中羌非若它中丞得一意備胡者矣今年春匈  
奴出武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羌掠申冲  
豪二部人畜去尋復牧西海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  
欲候便擊之何可久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  
奴右臂令隔絕與羌通路今湟中羌羈縻內屬顧又  
且患苦胡而至占牧西海上出入其國旁不去則諸  
羌何以賴我而以為中丞威重也日哈密諸番數萬

三用何字

第四段補

中丞往事  
以接前生

禡音恥奪

一用豈字  
第五段又

發一難

又稱兵欲窺敦煌酒泉間假令國家怒而追哈密已  
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言  
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為內應又何以待之中丞自  
在西曹時望見虜都城下扼腕朝廷無禽敵之士請  
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既已壯之也屬且督四道守臣  
使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廐之政得以幕府西制殊  
域即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為天子揚推亡固存  
之威刺土魯番之二禡哈密者傳首詣北闕下而勒  
功昆山之仄豈為難哉今天下厭亂朝廷方滅倭而  
後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議留上郡朔方

入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方間募它敢戰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邊狀與計對中丞即欲事萬里外吾恐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為無故勤四郡兵生釁外國即詔書問中丞甚苦暴露獨不計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不樂此者中丞而得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功沒齒不可復見矣優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不已足以復給事中之跡哉它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今得以羗備匈奴也匈奴欲與羗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羗有中

疊用必字

四用何字  
從前多少  
何字皆所  
以歸着第  
六段也

第六段更  
拈首段語  
而說明本  
意

再用豈字  
應上  
第七段詳  
叙羗情

國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今觀望卑禾海上不即為寇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羗背之也中丞誠以為羗小夷即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者釋而不問問與匈奴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湟中使匈奴得施德於羗而羗得以負匈奴之助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而虛其外廐豈不竝制羗虜之道也羗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視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恃以生之利於中國以託於自疑不堅之匈奴棄妻子於它種中以與中丞為難必不然矣夷狄所

第八段暗  
譏它人

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若謂  
卑禾海上安得有匈奴今安得從枕席上度虜也則  
以責之四郡不築遮虜障者徒令障候長吏多出卒  
若取庸獵獸以皮毛為旃罽日操量課杞采山理石  
為觥自罷其力而為實效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  
羗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謀來受事中丞斥所欲至  
伏所必入使虜以謀洩自失而與國為累則羗為之  
障矣此謂以羗備匈奴者也

送袁履善郎中讞獄廣西序

李干鱗

天子既誅丁大司馬而下王職方獄也百官當秋論

第九段釋  
上以羗備  
匈奴以結

此篇別是  
一法段落  
如不相接  
者而其意  
獨至

第一段從  
袁往事說  
起  
時天子以  
下四句乃  
將覆効之  
之故

報則職方逮詣闕下簿責不服矣按事者為奏移章  
司寇吏將覆効之時天子傷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痛  
謀國之臣即有嚴威赫怒人何得測焉履善蓋嘗仰  
屋嘆曰昔者鄧公言鼂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  
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為陛下  
不取也而帝復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夫北虜虜  
劉我人民大司馬悖愕自失至不敢出一騎他帥提  
重兵自鎮來復堅壁觀望未嘗發鏃矢何可不駢首  
戮也職方則微二重臣已足對天下怨心即使又誅  
一職方是匈奴既大為賊虐偃蹇肆志而去而朝廷

復字映大  
司馬事  
已又相喚  
既復相喚  
而字上十  
四字下三  
十五字

為匈奴報  
怨應上為  
諸侯報仇  
二甚字相  
映  
此又字異  
於上法

復以其遺毒及吾臣子使相應得計謂因疆場之政  
自屠執事之臣受為匈奴報怨名天子仁聖愛畿內  
百姓甚於一大司馬而惡匈奴懷詐內侵甚於一二  
執事之臣衆何憤憤無鄧公之見也即前職方訊章  
所麗大辟法又非我所輒取何不可以成案委顧人  
臣將順天子德意揚主之明傾身為之不欲阿意碎  
患爾余聞大司馬訑訑不受人言北虜寇城下時職  
方數為請戰不許也先是職方移檄諸道乘障吏及  
時伺北虜出沒奏凡數十章又甚備於法得讞奏矣  
履善非不親見大司馬受鉞縣首藁街二司使議獄

第二段連  
第三段叙  
盡袁往事  
而此為議  
論  
又字映上  
請戰

矣字法  
第三段叙  
事

少緩行答於庭法吏固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  
方必無幸矣一朝覆効從末減以冒天子黨惡之怒  
而為無益不批鱗者哉履善素少年是舉也即宰相  
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吐哺出見焉一日而名重公  
卿間矣夫廣西不猶漢百粵地哉昔王然于風諭滇  
王入朝而勞浚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今思田彊  
宗岑氏為大詳為內屬而羈縻自解斯同負固矣戈  
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桂林郡無害也今苗夷  
阻兵府江寇竊荔浦等郡矣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  
夜郎兵下牂牁江黔鬱之間雖蒼梧秦王助逆呂嘉

第四段連  
下第五第  
六第七段  
叙廣西而  
此段援漢  
證今者三  
層

近時乃二  
今字變



第五段單叙今事以其字粘上法使字管四十字而字上下十六字第六段與下段皆說盡廣西之弊第七段大字照下中獨小章明字映下愚字褚衣髡鉗不覺入下

何至大藤峽蠻剽戾如近時其在海濱西南夷譯者稱貢來往往禦人于貨使沈沙栖陸之珍紫貝翠羽之玩不得呈表瓌麗以雕被宮幄而寶帳火毳馴禽封獸之賦不軫積於內府有司者治之按劍相眈則依憑深峭中原兵往援復以下潦上霧毒氣蒸滯輜重阻絕弓浚鋌澁不可久居故聲教或難之也即縣道官督大奸猾過嚴以為起釁生事往往中罷長其不逞之心檄召酋豪使出為戰則枕藉城野又皆中國遷民流移亡命驅之鋒刃而不甚惜彼雖侏離蠢獷然其視利害禍福明矣我禦人于貨而譯者褚衣

段意中國愚應上為諸侯報仇為句奴報怨第八段說歸讞獄

不恤矣句法二何以字相映章法一長一短是法第九段又引袁往事以總結此結太奇已又相與括王職方

我日尋干戈而敵人受覆師之罪彼見髡鉗載道非其族類又安能不私相撫掌揶揄笑中國愚也當使者五歲讞獄期彼豈亦不惴惴恐免者得直而吾禦人于貨日尋干戈將論報反逮也乃使者怠於爰書不折片言否則又以夷狄國重事不欲輕變遂令繫者由我遂不復望生時不恤矣何以大畏荒裔之志而制其命哉蠻夷猾夏咎繇是聽中猾小章何以稱淑問哉履善論囚畿中時為越石父於黎陽盧生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蓋余已異之又為言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

送濟南郡丞陳公上績序

李于鱗

亦于鱗之明備者叙多頭項事却用長老與已問答之言包括在內

第二段叙六事問郡州縣是詰盜

渠展之田是鹽法

公以六年考滿上績行矣郡長老曰公蓋兩佐大郡而於濟南者五年云所為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以千數治行具是矣是將何道必獲乎上何道所居輒效也郡州縣三十即游徼吏更十數輩終歲不能徧陌落何以令皆如其身家至焉者盜起必覺捕必得乎渠展之田瀕于東北煮泔無窮時必以筴市無所積之販者豪歲以一二群輩非必主名逋逃泛為引逮乃旁規賂免不則以為捕者輩課捕者輩以其課自贖為之贖尋受記出而販者

亡伍之士是戎政六事皆問而唯五事用何字恐字誰字是父老皆言是駟傳

郡請籍是籍于太山

相慶矣公罪一之私賄什之奈何以易之也亡伍之士不常窟穴即里閭故舊寧轉送通飲食為一夕之行終不肯身自為詰質一坐株累抵遣而後已以妨本業非便計矣而幕府對簿務求滿品何以應焉父老皆言它省主輸縣官吏前發藏其家假道郡西偏諸邑故示封識唯謹者夜乃撲其所發篋作剽客狀桴鼓號眾以縣官利害脅諸令長償焉如委智陟幸不於驛良家子不任患苦乃傾產投銜轡諸猾少年猶之羸敝載路行李往來疲于奔命恐諸令長得以口實也郡請籍于太山歲纏數十萬然役之以祈祥

哉字法  
日漕河之  
役是漕河  
之役

第三段至  
篇末為答  
而此段答  
六事

公固是詰  
盜長句法  
鹽官佐賦  
是鹽法

亡伍之士  
是戎政

人自為致耳不可得而賦可得而校乎君子重領之  
唯利所在猶將潰之防誰敢哉尺箠控之乎日漕河  
之役徐究之間作者數十萬人大司空奉天子明命  
出行河郡興卒操甬受署如期而竣首事以為亡郡  
望而太工舉矣余曰凡此者公所由以為治行者也  
公固以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不必問而必令淄  
萊阻山青嶺白刃之徒伏不敢動為急乎鹽官佐賦  
計不至虧國使在公者准大率倍徙之耳必過禁販  
者斯大商蹠跡不疏不行矣法不得而盡也亡伍之  
士盡里閉亡賴飲食輩滿品上幕府孰與濮陳氏亡

駟車馬是  
駟傳  
上三事用  
散語下三  
事用儷語  
亦法

以籍于太  
山是籍于  
漕河之役  
是漕河之  
役

第四段粘  
上說起而  
說入郡丞  
從前得之  
薦善者故  
日我不敢

命戍卒至挾重臣恫疑諸郡豪少年者捕必得之足  
以寢成禍弭亂形乎驛車馬不終塗縣車馬為兼驅  
必令詭以羸敝取逸縣并廢矣善哉良家子人自當  
御挾銜轡習患苦寧出納無時不願為諸猾少年牛  
酒費也以籍于太山辟之大官饗者朶頤饜者引指  
矣故唯無意可貳於神明漕河之役身護群卒所署  
旅飲食以視糗糒露櫛沐以勸作息必及期而後竣  
也凡此者皆是也夫凡此者皆是也我不敢知知其  
所為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如  
是得真論之耳唯是詰盜鹽法戎政驛傳籍于泰山

知唯是以  
下乃于麟  
之言體悉  
郡丞事情  
其抑揚之  
際當玩之  
用三無弗  
音法何道  
此曰是道  
是問答語  
又用無弗  
字隔句比  
論論不具  
第五段援  
漢事以證  
漢都尉無  
可稱則援  
郡守事相  
映

漕河之役無弗為也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無弗事也駢至迭出一彼一此無弗安也母以是道必獲乎上是道所居必效邪不然欲諸薦疏與相勞者以十數如出一口難矣今日攝一州明日攝一縣五年於濟南無弗莅也受成而已不欲持先後令長短獨謹姦吏使勿得緣絕簿書如一日耳其它興徭治賦筦鑰之常不具論云漢郡都尉秩比二千石亦已貴倨乃循吏所稱獨龔黃諸君子其都尉之賢多以太守相掩無傳者自父老所睹記少卿次公之治行亦唯罷逐捕課收斂米鹽靡密吏出不敢舍郵亭何以

第六段以  
經術相成  
結局

又拈獲上  
所居漢相  
再拈漢相  
映  
再用讓字  
掩字  
視共理字  
終以薦書  
與父老結  
而顧首段  
此于麟文  
之最簡勁  
者稍似韓  
柳  
通篇專言  
推官之難  
第一段先

異公又次公守京兆坐乏軍興公奚讓焉余讀諸薦疏與書相勞也介者高其守幹者壯其才恬者美其度達者鑒其識可以觀獲乎上有道而所居輒效自經術相成也漢都尉多任郎佐史察舉吏又武健自將不以經術相成故其賢無傳公於龔黃既無讓焉而得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經術相成以薦勞圖共理之治豈終相掩哉父老何自疑之也

送泉州袁推官序

李于鱗

蓋推官於一郡業鞠一郡獄也無論郡守若縣令奉職無訟也即縣令之所不能決移郡守郡守所不能

鞠居六切音  
推窮罪也

言其易者  
今宜管到  
四十二字  
中分兩重

以而錯諸  
此奇

第二段言  
其難者再  
拈上段首  
尾句以轉  
第一乎字  
是諛上者  
第二乎字

決移我矣今豈無所得於欲言而不敢盡者之情以  
俟論報郡守爰書斯未能信又其說可求也跡以行  
吾明據以施吾斷乎又其繫逮在庭衆方以郡守若  
令所不能決而唯恃此聽可無變也疑畏四視憚於  
期對雖良民何敢終有其孚心必其見直乃吾折自  
一人裁自一意一朝而脫彼於桎梏以而錯諸此使  
周內已成不可識察者卒然解散片言之下此不已  
媮快哉推官鞫一郡獄信媮快勝任也今不知推官  
於郡能以監司斯未能信者得如有求於郡守乎又  
能執如臯陶不依阿御史臺風旨而惟法是取乎監

是高明臨  
人者第三  
乎字是身  
疑者  
提監司御  
史各一

第三段統  
言其難為  
者  
再提監司  
御史

第四段詳  
言其難為  
者

患字照上  
三提監司  
御史  
願授  
氣使  
甘辭  
目攝  
退

司得如所求於郡守矣御史臺惟法是取矣又能使  
無疑我乎高明臨人者上惡之諛上而廢法者民亡  
之居下而身疑者患處之士幼而讀書一旦得郡為  
鞫獄視其學與監司御史臺所責於我者一切與昔  
不合也懼然念所以適世之故而不可得矣推官於  
郡多少年又鞫獄其才易見又多入為諫議貴臣豈  
獨有得失之患也監司恐其害已則伺之御史臺恐  
其既已則嘗之是故効有輕重唯其願授手有上下  
唯其氣使無因而甘辭其欲中我而先示以不猜之  
形少當於目攝即又若禍不可測退不自慊發容慚

進提監司

郡百姓不

與應第一

一段截住

有千鈞力

斬之出守

不得其志

人或少之

政于鱗推

言其所欲

第一張之

叙一段總

第二段專

明其賢

旁引其兄

以映發

恐薄言妻子無不俯畜是累指為成弊進不得不有

所悅之以自安此無他監司有生敵之防御史臺有

薦汲之權而郡百姓不與也子仁為能不由於是乎

送斬子魯出守潁州序

李于鱗

子魯第進士者五年不調居快快失志也傷錫類中

匱而親不露主恩自謂於藩王無君子之澤賜生之

義遠也二奏勿報焉遂往守潁州云余惟子魯論天

下事無不彷彿若即成功也則安肯不欲施盡之且

爾不聞其兄言易鄒齊間哉結髮稱田生有司以與

計偕上時即首六郡弟子弱冠第進士所守地凡三

大郡各著異績南陽豫章諸卿大夫若父老各以其

經學治行翕然重之想見風采而顧愈益畏子魯自

惟難兄夫以經學治行甚盛顯於當世卿大夫若父

老而子魯未就一業莅一邑衰然唯知己者之私與

而未以信衆人汗不阿第乃敬禮之若是可謂賢矣

然栖栖五年求一諸郎不獲復俛首就簿書吏跡人

以倖所不當得之嫌而自處於叔疑龍斷之誚卒無

以自明而身比於斥抑卒為之者何其下也子魯實

自負其才故受此而不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不

薄於其官子魯豈不謂吾何使凡於所適哉潁三年

而字上七  
十一字下  
十字勢如  
駿馬下坂  
夫以更端  
議論以明  
其賢亦而  
字上十八  
字下二十  
四字却用  
短句頓挫  
然字一轉  
說其心中  
事者字上  
五十二字  
一大句中  
間用二而  
字亦一法

序

第三段言  
潁州事以  
照題

却引黃霸  
事以證亦  
潁州故事

即黃霸事  
上生議論  
以明子魯  
心事

而治人庶乎其謂我不肯違君之情為欲致諸其大  
也方今西北有匈奴之憂而江南敞於轉餽庶民將  
不安其田里而興歎息愁恨之心則淮潁之間揚淺  
可慮也昔在漢孝宣之世承奢侈師旅之後黃次公  
為潁川所務耕桑節用治之時參考陰伏使姦人去  
入它郡盜賊日少三老力田孝弟有行義而民皆鄉  
教化使天子得併力於邊圉亦甚行其志也即使次  
公為相總紀綱號令亦無以自見爾豈得謂功名於  
治郡時損邪今省寺諸郎非不亦禮優而職逸無論  
一事之善微不足紀不獲乎上一事亦不得自裁郡

此為從吾  
所好也一  
句所住  
第四段却  
引其父以  
照上文止  
引其兄者

又指賢字  
第五段以  
議論及結

國守臣便宜從事條教既定沛然惟吾法之尊若無  
所沮此為從吾所好也子魯大人以恭謹聞山東質  
行如石奮家今二子皆視古二千石何減奮哉兄弟  
彬彬九江長淮之上寄有專城不借寇而民各父母  
豈弟君子千里比肩馮野王兄弟繼踵五原猶有讓  
焉茲不已榮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乎乃知賢者誠重  
其去就夫曲士小儒感慨而舍位一不當意即長往  
者非能潔身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向令子魯周迴一  
諸郎不能棄而又不能幡然於潁州是無從事不失  
時之知不得於心斯多也何以稱篤行君子哉

送寧津縣訓導張伯壽序

李于鱗

此篇極肖史記言卑職散官之可安以萬慨世數第一高堂生叙起遷進入伯壽大父事妙甚海岱間士一在內伏此處李主張客

余有識時嘗過高堂生高治毛萇詩濟南蓋海岱間士多從之游矣即所上客則許殿卿每相難天下事亟謂所善李生可語也余既見高生為余述濟南父老時事在憲宗朝則李給事中森張御史鼎稱為名臣哉給事持簡數萬貴妃上前左右懼然危之也亡何御史又疏僧繼曉御史章雖留中然用事者既已銜之遂發難於尹恭簡黨治中遷御史郴州別駕猶尚以前過矣今去與高生言時又二十年所余每飯未嘗忘兩名臣事乃伯壽為語大父賢過給事又遠

捷限門木也

段憐當世意御史自郴州來文法斷而復續

公且奈何妨迴公養意妙

固且管者哉五十三而字上四三字是句法却用二短句承住

御史自郴州來河南八年於外捷石行治河其法具治河三疏中遷御史中丞督部刺史遼水上二年移上谷乃單于不敢南牧馬入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又二年遷御史大夫當是時豎瑾煽虐士氣不絕如髮爾公且奈何獨以數稱病不見為可免於難乎頃之果有構遼陽上谷事者無論詔獄榜繫即關三木往來罰羅遼陽上谷間米千斛亦已不訾而人極于病公方謂固且愈於次起宦豎門卑疵而前熾趨而言唯苞苴是先以偷諛於傍幸色少假恃以無患一中目攝躬不自措藹然無丈夫顏而日夏畦者哉吾



添且吾句  
 妙甚  
 第三段言  
 今世之難  
 以與上段  
 言其大發  
 者相映發  
 而說入伯  
 壽身上  
 不過管到  
 二十字長  
 句却用短  
 句承住正  
 第四段事  
 叙伯事  
 以見甲易  
 散官之易  
 安所以論  
 又所以說  
 四句不七  
 點句不七  
 文之何也  
 而住何等  
 奇絕何等  
 語界捕上段

寧爲此不爲彼矣且吾豈不知禍至此也余惟士誠  
 難於瑾時乃今大者不敢赴會拓社稷之業其次願  
 忌相視不爲進思最下不得守其挈鉞之智雖有俊  
 臣亦皆寓言吏隱汨沒省署仿廼公養而已一值大  
 政不過竊爲深念悲計畫無所施庶幾人主用我以  
 是往耳茲豈皆以瑾也先生乃在寧津學舍中所與  
 諸生者日前受業嚴事先生也一有異能之士卽言  
 悅助我又所論說詩書尚友古昔以槩省署諸顯人  
 計畫無所施不仰避戮辱而俯係妻子碎倪進退間  
 幸人主庶幾用我以是往余不知諸顯人所爲卽先

